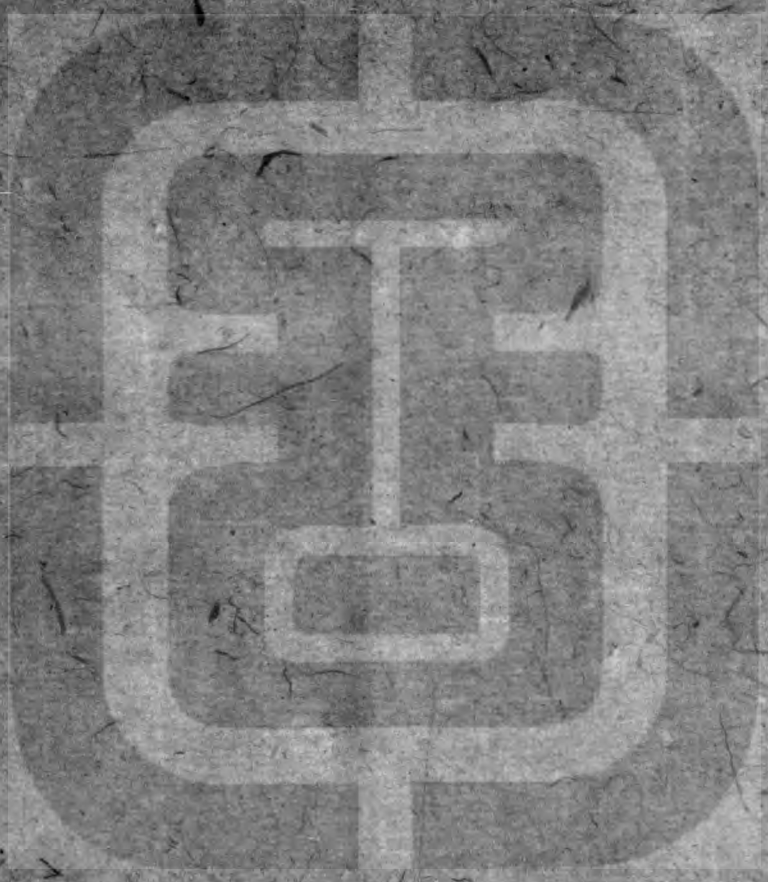


申
38



張嶽川懋友跋

宋季三朝政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

三年正史提要
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討李全
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關
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畱守有洛陽潰敗之事
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敘次亦
乏體要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
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
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
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
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

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卷之一

理宗

寶慶元年

寶慶二年

寶慶三年

紹定元年

紹定二年

紹定三年

紹定四年

紹定五年

紹定六年

端平元年

端平二年

端平三年

嘉熙元年

嘉熙元年

卷卷之二

理宗

嘉熙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四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六年

淳祐七年 淳祐八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一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元年 寶祐二年

寶祐三年 寶祐四年 寶祐五年 寶祐六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四

度宗

咸淳元年 咸淳二年 咸淳三年 咸淳四年

咸淳五年 咸淳六年 咸淳七年 咸淳八年

咸淳九年 咸淳十年

卷之五

少帝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卷之六

廣王

景炎本末

益王

祥興本末

理宗國史載之過此無復可攷故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脩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海虞

屈振鏞 雲峯 訂

張海鵬 蒼湄 梓

理宗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上初卽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 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尋除寶學奉朝請 潘玉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

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

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死贈朝奉郎謚

剛簡仍官其子 詔取士先器識 夏真德秀上殿奏
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自立根
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榦莫安生民之柱
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
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
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
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
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
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詔有司討

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
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
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
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
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
秀又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
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
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

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
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書
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
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
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
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
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
爲耻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

惟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
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
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
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
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
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
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
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
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

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
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
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
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
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
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筠夫對御筆擢筠夫直祕閣與
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
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
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

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
相旣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
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唯泊入國門都
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 寧
考小祥詔群臣服純吉真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阜
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羣臣
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
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
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

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卽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 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簡練軍實積蓄糧食廣脩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

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脩員邊臣切見汭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運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運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師衄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始服公先見 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望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

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
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
淫溢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
嵩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 南滁州路鈴樊辛路分王
以偏師下鄭州己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
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
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
集對趙葵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
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

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諸軍以糧少爲辭庚辰敏子啟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
正將張廸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
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
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廸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
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
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織者衆方駭異而伏
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
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爲金

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望糧不至遂班師 改湖州爲安吉州

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 親饗給犒軍士

詔增價招糴 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

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 賊吏經赦不許改正 戒

飭省闈精考擇 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

差 詔作新士風 梁成大劾真德秀降三官初彌遠

欲去魏了翁真德秀喻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卽除察院無人忍言之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坐茶肆中毀真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真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摭摭者無所不至遂獵取禁從爲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籍籍目之爲梁成大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

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 朱熹贈太師

追封信國公 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饑民 賑濟畿甸
水災 洪咨夔召爲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
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
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爲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爲怪敢
死者在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姦邪故彈去之朝野驚歎
咨夔除端明學士薨于位 敕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
之禁 明堂詔省郊祀費 韃兵破關外四川制置鄭
損棄三關不守

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爲先 太

白經天 雨雹 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 嚴飭和
糴官吏 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 湖南江西福建
盜起 申嚴舉主舉人才慎舉法 韃鞬國兵長驅而
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
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
洛陽孟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
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
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謹邊
備上然之

已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秘等知貢舉 上親試舉人賜
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申嚴斛面之禁 台州水
給諸軍薪炭錢 申明太學舍法 度正奏節儉事
贓論人經郊方許到部參注 禁苞苴干請 詔民
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 汀郡寇發陳
韡平之晏頭陀名夢彪嘯聚汀郡境上殘破寧化清流
將樂諸邑迫南劍帥府請于朝謂非陳韡莫破此賊時
韡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劍州韡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
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中遣將陳萬

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
際諭降蓮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誅之 諭鄭損防

邊海道 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三
月丁酉雨土 行在會子庫置監官 覈實二廣丁錢
四川旱命州縣賑恤 減園田稅 招瀕海漁業人
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 邵武寇犯建寧府劉
純擊敗之 蠲被盜州縣租稅一半 江西瑞州禾稼
秀而不實民間乏食 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

明堂 上飲宴過度史彌遠卧病中時人譏之曰陰
陽眠燮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錄學術深邃之賢 李全平
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季先者亦歸朝人爲樞密都
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
爲謀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
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旣至全入謁因
與客杜耒議延見之禮耒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橫挺
庭參全怒殺許國屠其家國被執窘曰杜耒教我乃以

藁束耒而生焚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
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八
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
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
盡殺之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
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羣臣議不許
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脩兵退曲赦四
川軍民 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
議 追毀趙汝驟出身文字 真德秀以慶壽恩復寶

謨閣待制 飭州縣科糴之弊 秋夏覈實災傷蠲減

蠲紹興被水民戶折麥 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

六部御史臺祕書玉牒所詔求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
乞爲濟王立後其略曰巴陵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
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僭
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
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爲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
之愠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
之火加五分之一一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

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
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楫也人言
籍籍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

二月太白經天 廷試定在四月 上親試舉人賜徐

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陰雨出米紓民食 蠲竹

木之征三月 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 陳貴誼乞革

文弊 國兵與鞑靼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
圍出奔歸德府 李日邁乞詔舉廉去貪 赦盱眙改

為招信軍 鞑靼國遣使來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寧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 李日邁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 置寨松江口防海道 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 二廣敷鹽之害 六月金主歸德絕糧

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眾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 趙葵乞經理營田 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產錢飛走之弊 賜史宇之宅之出身 稗提見鏹流通 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冑事甚秘侂冑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為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

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史嵩之爲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 十一月遣襄陽大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元旦詔求言舉賢 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鞞鞞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閣自縊後

主爲亂軍所害 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

優恤兩淮運米人夫 賑恤三京降附 夏除真德秀

吏部尚書 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

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 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履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 洪咨夔

奏金亡而有興者 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 詔集議

和戰攻守 趙汝洌奏黃州六關 詔歲除主帥主兵

官揀汰諸軍 諸路黥隸人押赴淮襄充軍 趙立夫
 奏和糴利病 禁銅錢下海 袁甫奏蠲漳泉興化丁
 錢 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 詔措置楮幣 秋除真
 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魏了翁除禮部尚書
 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 出
 內帑緡錢兌易 却歸正蕃臣獻馬 蠲放仁和地稅
 冬以趙范為荆湖制置使鎮襄陽 九月真德秀進
 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閩代去江淮出師
 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

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
 德格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
 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
 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
 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
 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
 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
 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
 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

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
掎刻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
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
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
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
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濶塞下之脩枵然一旦
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旣久涇又須陸運勞費甚
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

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
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 歛靠實爲主又言今
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
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
於爲國元祐中廩 向治惟羣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
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爲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夫
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上
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
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

見忠誠。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嬖御便嬖取憐，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遷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爲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懔懔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

則彼輕勢使然也及督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旣而所請錢物辟置屬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盧黃賊會多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于卒偃偃乎舒斬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而行或憑鼓而閱警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何也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

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後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 蒙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真德秀知貢舉 天狗星墜淮安
軍金棠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
爲碎石其色紅或者以爲兵戈之兆 三月以真德秀
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
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謚文忠 安南國進
方物 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邊臣警備 臣寮奏乞以保蜀爲念 五月唐州守
楊侁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
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鞠之會蔣應分司唐州以泄其事

郭閉城率衆射死侁於涼簷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
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萬又命隨州
守臣金子才節制諸項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
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
至唐州棗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月北兵至襄陽
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桓溪山趙范出師戰於上閘口余
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 臨安軍
民交鬪俞元虞奏軍無紀律詔闕卒並依軍制 詔集
議楮幣出度牒收兩界會子 節用以秤提楮價 詔

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 遣使蒙古國

丙申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蠲興國軍秤尺牙

稅錢 賜安南國王封爵襲衣金帶 駁放豪民出身

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黃榜措置會子 賑韶州英德

府水賑襄漢水詔蠲被水州郡稅 明堂行禮之夕大

雨震電人以爲燮理非人之咎鄭清之喬行簡並罷相

尋有旨留行簡侍經筵冬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

國公行簡清直有人望薨于位 十二月鞑靼國兵入

普州順慶潼州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

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交聞死

蜀破而淮甸有警 王瓚奏脩邊之計 孟珙任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

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習射軍中而亦讀書頗

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 開邊後下詔悔過

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 詔安集淮蜀京襄

給犒沿邊將士 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 許

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行都大

火由已至西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
王寃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
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
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
羣臣無敢言者 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畧曰臣聞至不
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
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
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
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

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
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
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震雷之威明禋之異
人以爲燮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
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
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
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
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
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

于親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
又有三謗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
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煩貼
方面置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
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
計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室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
援出於公朝是矣然除日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
某登某人之門旣而有昭合者矣除日旣下則又曰某
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

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
之功潛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
倅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
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足矣邊烽警急而增置嬪妃之
閣錫宴雖罷而未撤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
入宮掖臣以爲不絕逸豫之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
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
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之人心
悅而天意解矣 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脩

北兵至以火炮焚樓櫓隨陷隨補以八都硬軍斫牌杈
八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取披甲以牛羊十
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
目盡中之北兵填壕爲二十七壩次分兵扼壩北兵乘
南風縱燎俄風雨雪驟至乃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
死戰北兵退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協力捍禦淮右以安
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道傍見其遺
屨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鬻薪人也遣吏訪其家值
文德出獵暮負鹿虎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偕見趙留之

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宦

戊戌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才二人
詔舉通曉兵財人才 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

秩授將作監兼淮西安撫尋除知廬州 浙江水災遣

使施惠 風雹爲災 赦宥淮蜀 四月上親試舉人

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邵澤同廷對有中貴人
巡按見邵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無吝色中貴
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曰若
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

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土人用此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 九月察罕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攢砲攻打杲特串樓爲固北兵築壩幾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卽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追躡數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軍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 舉遺逸補錢時吳如愚官 放行混補 命王禁察訪江面 詔犒擺鋪軍 較財用司殿最 趙康奏會計州縣財賦 喬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 置國用房 申飭鹽課 出祠牒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 因旱賑濟寬減 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 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觥奏以爲和議不可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終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理宗

己亥嘉熙三年詔覈州縣義倉以備賑濟 旱因旱賑

卹寬減 詔蠲民三年零租 詔兩司築堤捍潮 喬

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

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

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

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

號賢相薨于位 陳鞞為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

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爲路鈴奪統制官王明鞍馬
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鞞委會廳戒諭然終不悛值
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遣之福遇賊不
擊托言葬女而歸更不申聞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鞞
以爲從本帥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
更相倣效遂斬之旣而自劾朝廷獎諭放罪時論以良
將難得而鞞以私忿殺之 十月虹見 一風雹爲災
杜杲破寨罕八十萬除權刑部尚書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詔貢舉崇學殖躋道真 地震

星變下詔罪已 白氣亘天 江浙福建旱傷 紹

興府薦飢蠲紹興府夏稅 救嚴州荒 都城大荒飢

者奪食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市中殺人以賣

日未晡路無行人 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請北朝與本

國和好嵩之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 彭大雅

使北 詔賦稅苗米毋得多科取於民 稗提會子史

嵩之以五折二十七界會子五道淮十八界一道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 降詔幸學 上

幸太學詔周顥張載程顥程顥朱熹從祀夫子廟庭黜

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 以杜範知貢舉
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四月上試進士賜徐
儼夫等及第出身有差 徽州火 詔飭監司嚴禁賊
吏 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 詔別之傑措置戰禦
詔補三衙闕額 申明常平義倉 杜範拜右相範性
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 曹幽奏三閩和戰之義不
同

王寅淳祐二年賞趙武築夔城 雨雹 詔六曹寺監
錢穀並上籍于朝 別之傑入覲言邊事 旌王定葉

武子恬退 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詔軍功就
鄉舉者聽 賑濟紹興處婺水滂 劉漢弼言茶法十
八事 李曾伯乞主守視 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
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清叟曰韶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
士夫絕少安可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 杜杲解義真
圍功進敷學 給諸軍雪寒錢 出米楮令安豐修武
備 趙時學奏蜀事

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 蠲高郵創收
牛租 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 賞王福等築安豐

城 申嚴社倉科配之禁 召趙葵欲除右丞相葵到
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
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
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 詔撥軍箭
給招信軍 置策應軍屯京口 賞何舜臣舟師策應
之功 命余玠宣諭蜀 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慶
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
重慶城以禦利閫蔽夔峽爲蜀之根抵自此支吾二十
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

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
歐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
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
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
爲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
已於此見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爲記不愜意乃自作
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爲國西門謁武
侯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
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

老成簡健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 蜀自丁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八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罷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羈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於是悉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也在蜀十年有經理

功大雅亦有勞績玠大雅死用余晦李曾伯皆以貪謬罔功朝廷亦視蜀爲墮旣矣 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 令淮東提刑節制摧鋒軍

甲辰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 賞曹致包砌山城建龍翔宮於中瓦奉祀感生帝君拆居民屋宇三除之二 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 四月上試進士賜留夢炎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劉晉之除諫議大夫

呂午除起居郎趙綸除起居舍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察院 六月呂文德依舊侍衛馬軍副

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 壽春城築甬畢北兵突至植柵重橋絕港以遏援師王鑑等首調制領策應事 八月寧宗參配天地差官奏告 察院龔世基奏川蜀京襄兩淮守備及擇將選兵事 劉大諫奏維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寬征賦以悅民心 鄭起潛除權兵部尚書 戒邊將毋擅興戎 孟珙造戰車招河南八郡來歸 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 詔犒壽春解圍安豐策應將士 李曾伯爲荆湖制置使 賞萬春等招遊擊軍

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 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楮準錢 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 九月項容孫除吏部侍郎葉賁起居郎陳螳權工部侍郎陳一薦兼權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 命御史監銓試 察院胡清獻奏乞禁戢兩浙和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糴廣南丁錢擾民四弊 史彌忠薨上遺表特贈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謚以聞 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降制先是黃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嵩之

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省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
權上不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憾之
上亦不聽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孫翼奉何子舉等百
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
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
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
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日期
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

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
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
病而不知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
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
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
予之罪人也此天地之所不覆載日月之所不照臨鬼
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
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

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
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
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
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
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
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
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
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
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

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
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
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
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
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
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
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璫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
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
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病

也盍涕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我冠整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昔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父猶爾嵩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盍號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

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爲去後之地暨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聲俗嵩之身爲台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復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

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餘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

不知道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木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

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

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

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諭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驚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

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詖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幸裁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畧曰

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及父身歿而不之戚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爲無父之人也人而爲無父之人其罪特止於一身國而爲無父之國其禍將及於天下陛下爲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其何以爲訓耶 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大倫必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

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

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
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
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
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
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
權以才名軋已而嫉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
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
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窅去別之傑
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

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
鳴復而速其去竊聞王正月乙卯太學九士扣閣上疏
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翹館
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卽今同僚交
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
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
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
此天下謂何 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
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

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捨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教授盧鉞與太學生同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乃奏劄辭

免武舉劉耐叛四學上書略曰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愚士橫議爾春秋戰國之士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斯

言也人生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真要取起復而後去
真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
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真出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
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
於世道實非小補 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
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
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懽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
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
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

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
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芟
芟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
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
議不利小人始陰諷以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
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
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
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
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

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歷算之人 閔雨日食

降詔 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 築泗州城出楮米

爲泗州城池費 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

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自淳

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爲邪邪人指正爲邪互爲消長

詔撫綏中原遺民 出楮付殿司造軍器 史嵩之以

永國公致仕 范鍾等上玉牒等書 趙葵乞造戰船

以脩緩急 令沿海團結三郡民船 出楮百萬犒水

陸戰守諸軍 陳鞞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范鍾

罷相時游侶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

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 張

蟠言治兵理財 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 賞蕭逢辰

買馬修城 詔賈似道任責山寨城築 召鄭清之侍

講經筵 置國用所 旌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 胡

穎有威名每見淫祠卽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爲廣

東經略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內時出享人祭

祀僧托之題疏得錢數千緡穎至毀其佛擊死巨蛇而
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沒官其怪遂息奏請禁
淫祠上從之作集慶宮以祈福 詔舉闈臣計臣
章鑑疏乞儲才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吳潛知貢舉 游侶罷相 鄭清
之薨人皆寃之 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
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
之意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
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

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
敢上乃從其言

以下五年事缺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 賈似道海
城獻捷 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而死者
衆 溫合處大水 申嚴廷試挾書之禁 北使到濠
州 召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
而歸羞愧飲藥而死 十一月大閱 上試進士賜姚
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閩奏捷
上大喜

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儂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妥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晦果敗蜀失紫金

山要地爲城之 錄余玠家財助蜀 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北兵築利州閬州 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 喜乃賞將士之有功者 賈似道城東海 上問淮哨 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 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 書 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蜀置四帥 排保甲行守實法 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 措置 錢楮 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 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爲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爲 利路安撫閱除日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誣奏惟

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燬成之惟忠
斬於市血流面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
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惟忠遇還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恢闕之才謝
方叔罷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罷相制云政
權皆由瀉出人謂斯何國事非當密言父訓安在以董
愧爲右丞相三月己未雨土雲南有北兵思播當
嚴爲脩詔邊事許盡言不許傳播賈似道興復廣
陵堡城蜀郡地震均州築城龍山四川兵財並

聽宣司詔溫和守鬲奴堡以守光化巴州獻捷
諸州禁兵不得差借教閱精加選擇六月丁大全
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日大全大方
大昌爲三不吠犬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覈滲漏徐清
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
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御史洪
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
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時閻妃怙寵馬天

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聞馬丁當國勢將亡 兩淮奏擒舊海僞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 邊脩合加申嚴 立安邊

太平局 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爲監察御史奏槐章未

下先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

出之時有詩曰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

程元鳳爲右丞相 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

大全怒取旨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並削籍編

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

送出園橋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

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

牒報檢院方許聞奏 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

第出身有差 撥官誥祠牒收換弊楮並從燒毀 出

庫錢兌使 出新會收換川引 賈似道參知政事兩

淮大使 下詔訓貪 詔戒措克 定趙與憲招軍名

遊擊 蜀中得捷奏加警備因蜀捷趣上功恤流離優

恤援蜀戍兵 韃靼兵築棗陽冬犯襄陽爲援郢計

獎諭李曾伯復襄樊 嚴加老鼠隘 韃靼兵留大理

國 浙江堤成 賜安南國獎諭 上欲復用嵩之詔
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
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 上以御寶黃
冊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吳槃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
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
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
係甚大他時青史書之曰以節寶督坊場錢自今日始
何以爲萬世法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之
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爲先 趙葵乞招軍十

萬 趙葵水陸並進大捷 褒淮閩獻捷 姚永慶言
蜀中便宜 蜀中之捷 詔安集蜀民 蜀報北兵犯
巖州 置廣右堡塞 築宜州城防窺伺邕宜分洞兵
控扼施黔 吳淵乞萬兵脩瀘淑思播 劄蒲擇之措
置鹽井等隘 賈似道奏築荊州城 謀收復光棗
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在臺橫甚宰執畏之依憑二豎
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 程元鳳進玉牒等史 十月
虹見 臨安火 申儆邊備 詔整舟師之備 放逃
亡軍請 蠲州郡欠內帑項目 督責郵遞稽滯 賊

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

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旦戒飭惜名器程元鳳罷相詔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馬光祖向土壁自捐軍費詔諸閫招填軍額北兵窺苦竹隘諭蒲擇之守苦竹隘韃靼兵窺劍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劉雄飛捷于橫山雄飛本隆興府犯事人解至鄂州收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壩中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喜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辟差權和州不數日除知州遷四州制置使韃靼兵犯

安南田應寅乞屯瀘淑援思播乃修築思播關隘調兵防播州支徑差官相度置黃平屯趣徐敏子防邕宜

韃靼兵侵羅氏鬼國屯兵爲交人聲援長寧軍修築

凌霄城成監司郡守不許擅支官錢楊禮堅守安

西堡進官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流分遣舟師

防拓趙葵申隨州之捷光化之捷襄樊解圍

賑卹過江轉徙淮民出米賑糶收弊楮徐涇孫除

給事中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却之繼

而懷遠漣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杜庶除刑部郎辭

免陞寶章閣仍舊淮西憲兼知廬州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終

